

青春十字架

刘爱平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卷首

南方某国际航线候机大厅。

这里简直可以说是个硕大的滑稽的时装表演舞台。各种肤色的男男女女穿戴着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服饰如潮汐在百般风情地涌动着，似乎都有意识地在向芸芸众生大千世界展示和外透着它们的豪华与魅力。在色彩不均衡的运动中，又渗透了叽叽喳喳林林总总的外国语言，它们从每一个角落里爆跳出来汇成一体，又如同从一张陈旧的唱片上流泄出来的滑音，刺耳、嘈杂且混乱。然而这声音、这色彩在大厅内畸形的组合，却奇迹般地让人感觉出了几分和谐……不必奇怪，这儿和这个世界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正因为有光怪陆离的物和形形色色人的渗透、正因为有正剧悲剧喜剧的交替登台，生活才显得不平庸、充实和有希望，尽管也不时地留下几份沉甸甸的遗憾……

在大厅东头极不引人注目的一隅，此刻正并肩坐着一对年轻男女。从外貌特征来推断，那男子身材高大，三十岁左右，皮肤白皙而粗糙，且有一管又高又直的鼻，无疑他来自地球的另一半；但他那不时机警地挪动的黑眼珠和一头乌黑

发光的头发，又令人不无道理地设想，他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混血儿。依偎在旁边的那女子，看上去不过二十一二岁，纤细的身材，白如凝脂的肌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桥流水边依傍而生的杨柳枝儿；而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又为她漂亮的脸膛更添了几分华贵和妖冶。遗憾的是，她那头漆黑如墨的瀑布般飘逸的长发和脸上堆砌的厚粉儿无法遮裹住她黄色的皮肤，而毫无顾忌地证明着她地道舜尧血统。此刻，她虽被金戒子、金耳坠、金项链簇拥着，但脸上依然不时地流露出不安和沉郁的神色。只要有人稍微注意她，就不难发现她那仿佛挪动一下都可以使天下男人倾倒的眼睛有点儿发直，盯着前排椅上一个臃肿的洋太太并不雅致的大脚在默神……

“密斯周，你又想什么了？”

那个高鼻儿的男子大概见她久久默然无语、气氛显得沉闷，便带着毫不掩饰的巴结的情绪，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轻柔地问道。

她缓慢地抬起头，挪过去了一个极温柔的媚眼，然后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伸出手挽住了她的左肩。

她朝他跟前又挪动了一下，把他依偎得更紧。

“不，密斯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要离开你的祖国了！是呀，它毕竟养育了你二十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那女子蓦地扬起头，目光一片痴柔，仿佛轻轻一吹，便可以滴下一串纯洁的水来似的。

“不，贝特，这里没有我值得留恋的什么，我对祖国二字好象不怎么敏感。”

“那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了美国才举行婚礼呢？其实，其实我们……”

贝特潇洒一笑，继而耸了耸肩：

“我永远忘不了您，在中国大酒店里留给我的一切快乐。不过，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举行婚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第九次向您解释了：我的母亲也是中国人，她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很讲究民族的礼仪，她不亲自为我们举行婚礼会生气的，何况，我们并没有理由不让她高兴。您说对吗，密斯周？”

她依偎着他更紧了，脸上且有一丝笑意：

“你的孝心真好，贝特。”

贝特十分得意：“我小时候就从母亲那儿接受了许多关于中国美德的启蒙教育，可惜，那块国土里的女士们无法理解……唉，我离过两次婚了，两个奸诈的女人分割走了我不少的财产，也留给我了绵绵不尽的反思与痛苦。我害怕离婚了，真的。不然我的公司会倒闭的，我的心也会变成一片死滩的……东方女性素以温顺、贤慧称著于世，因此，我一直想找个中国女性为妻，在相互的搀扶与理解中度过漫长的人生。这次来贵国洽谈生意未能成功，却意外地得到了比任何大买卖更令我狂喜的珍品……”

“珍品？什么珍品？”

“你，亲爱的周芹小姐。”

他说罢，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刮了下她笔直得象牙般玲珑的鼻。

周芹仿佛被他的真诚和坦率又一次深深地感动，微微地合上眼睛，不，她更象在追忆着她曾经被欺骗和玩弄的，永远属于历史永远不会再来了的昨天……

“亲爱的密斯周，一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我们就举行隆重的婚礼，”他继续说，“接着，我们就去夏威夷，饱览它的洒脱与柔情，然后，住进纽约郊外的别墅，尽情地享受爱情的快乐……”

“不，我不愿做别墅中的小鸟。”

“当然，我会在公司里给你安排一个你最喜欢的工作。我们一起坐车上上班又一起坐车下班，好吗？”

她激动了，太激动了，激动使她无暇顾及周围涌动的人流，抱住他疯狂而深情地吻了三下……

时针指向了十点三十分。

大厅响起了播音员温柔、恬静的声音：

“女士们、先生们，十一点经由檀香山飞往旧金山的客机即将完成起飞准备，请即刻办理出国登机手续。”

于是，贝特和“密斯周”极亲昵地对视了一眼，便起身，提起简便的旅行箱，追随人流朝左边一条通道走去。通道口突然变窄。它的两侧，分区设立着检查行李、兑换货币等机构。

最后一关是检查验证护照。

“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

两个身着笔挺航空服的工作人员和蔼地对走上来的贝特说道。

他报以极礼貌的一笑，旋即将护照递了过去。

“小姐，也请您出示护照。”

周芹效仿着贝特的神情和姿态，从容不迫地从精巧的手提包里抽出了一个硬皮纸。

工作人员接过，看了看护照，又看了看人，然后亲切一笑，说道：

“对不起，请二位跟我进去一下。”

贝特愣了一下，未动。

“不会耽误很久的，先生。”

“莫名其妙！”贝特反感地耸耸肩，又摊了摊手，傲气十足但又无可奈何地跟了过去。

检查室内威严地站着四名中国警官，来者立足未稳，一位胖警官递上来了一张表格式的纸片：

“贝特先生，你被拘留了！”

贝特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几下，但很快又镇静下来：

“很遗憾，警官先生，我有什么行为触犯了贵国的刑法吗？是哪一条哪一款？”

“拘留证上写着！”

“我是来做生意的！”

“清楚，你做的是一笔特殊的生意……签字吧！”

“我要控告你们！”

“你们这些外国佬，有一种可笑的优越感，很喜欢来这一套！控告吧，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时间的……不过，眼下，你必须从这个通道里走出去，那儿，有恭候你的警车！”胖警官转身看了一眼脸色苍白如纸的周芹，幽默地说道：“周小姐也请吧，固然警车的声音远不如飞机的轰鸣悦耳，有时听一听，

也是有好处的……”

“讨厌！”

她斜乜了一眼他，傲视通道朝警车走去。

二十分钟后，他们被送进了这个市的公安局。他们被隔离开来：他进了预审室，她却留在一间办公室里。半小时后，胖警官来了，他脸上堆着一片怪异的笑，且在她的对面落座，慢腾腾地点燃一支烟后，说道：

“小姐，我们谈谈吧。”

周芹也许还在做外国贵太太的梦，不屑地喷了下鼻，算是默认了。

胖警官毫不在意，依旧笑：

“梦，往往总是美的，醉人的，不过，有时梦的后面却跟着一条阴影，这阴影又是足可以毁掉一个长梦不醒者的。”

“罗嗦！”周芹点燃一支“莫尔”，动作极优雅，“有话就讲呗，误了上飞机的时间，你们必须负责。”

“好吧，小姐，直说了。”胖警官脸上的笑消逝了，显得有些沉闷，“让我剥开贝特的外衣，请不要吃惊：他是一个国际流氓组织的成员，这是他第四次潜入我国，以谈生意作掩护，已经把三个姑娘骗出国。你想知道那三位姑娘的处境吗？”

她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她们被卖进了一家低等妓院！”

“不，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将娶我做妻子！”

“他对那三个姑娘也是这样说的。”

“他给我办的护照可以作证。”

“那是伪造的，价值等同废纸。”

“先生，你的信口雌黄很无聊。”

“小姐，你的固执，却使我感到悲哀！”

“莫名其妙的国土，莫名其妙的警官。”

“尊贵的小姐，可惜您还没来得及改变你的国籍！”

“你……混帐！”

“好吧，那就看看‘混帐’的桂冠属于谁了！”胖警官对站在门口的一个年轻警察努努嘴，他便出去了，少顷，复回来，抱着沉沉一叠材料、照片和复印件。警官接过，又是怪异一笑，放到了她的跟前：“随便翻翻吧，周小姐，它也许会让你清醒一些。”

她狐疑地看了看他，便伸出纤细、腻如凝脂的手，开始拨弄那厚厚一叠东西。於是，贝特作为一个国际流氓组织成员的罪证：会员证、淫乱照片、受害人家属的控告信……便无情地展示在她面前了。烟头熄灭了，她适才的傲气也不见了，蛰伏在她肌体中的力气亦如同阳光之底的蒸气一般逐渐消逝，最后，终于稀泥似地趴倒在沙发柄上，瀑布般的长长的青丝倒泻下来，露出了颤动不止的后颈。

梦，大概是醒了。

就在这一瞬间，她似乎变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我们合作一次吧，”胖警官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儿沙哑，“你叫什么名字？”

“假护照上写着。”

“是真名么？”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要隐瞒的呢！”

“在哪个单位工作？”

“A市化工厂工人。”

“属于哪个公安分局管辖？”

“好象……好象是江北分局。”

“很好！”胖警官沉吟了片刻，突然转过身对那个年轻民警道，用专线与A市江北分局联系。”

于是，十分钟后，A市江北公安分局刑警队长杨智河便和化工厂保卫科展开了一场舌战：

“老黄吗？我刚接到一个电话，周芹被S市公安局扣留，望你近日内派人接她回厂。”

“不，杨队长，她是我厂的临时合同工，属于共和国的自由公民，我们管不了呀。”

“你的职工簿上总留有她的名字嘛。”

“杨队长，这个……我得向厂领导汇报。”

“不去接，出了问题你负责！”

S市公安局。

周芹几乎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胖警官：

“你们会送我去劳教吗？”

“你是受害者。”

“谢谢……”她梦呓般地吐出了两个字。

“你想哭吗？想哭，就哭吧。”

哭？我周芹为什么要哭？她突然冷笑了一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慢慢地踱到了窗边，把一副被微微痉挛扭曲的面孔投向了窗外拥挤不堪的芸芸众生。我要回去，一定要回去，我要报复，一定要报复！我周芹不能这样完蛋，也不能让他

们活得轻松……

于是，她的下唇出现了一排紫色的牙痕……

上 篇

都说要报复，都说要杀人，仿佛世界就是拥有了这么多疯狂的意念才显得拥挤拥挤的……

当年，潘多拉到人间观光，发现人类没有欲望，没有追求，甚至没有争斗和倾轧，过着一种平平庸庸的日子，叹息之余，便打开了随身携带的一个盒子，于是，灾难、罪恶和瘟疫争相涌出，渗透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潘多拉也并没有把存在于人世间的善良、真情以及幸福收回去啊！

人类，你失落得太沉重！

暮色四合时分，紧闭的大风贸易公司大门洞开了一扇偏门，经理郝光走了出来。室内一束桔黄色的灯光追逐着他，也从偏门里爬向了大街，昏暗的光晕里，隐约可见他装束十分讲究，笔挺的西服、鲜红的领带，刀口般挺拔的裤管和大箭般昂然尖锐的牛皮鞋……。虽然他的个头矮了些，属半残废

那一等儿，但因为有了经理头衔——尽管是自诩的——也就并不感到自惭形秽了：他有的是灰花花的票子，这可是真家伙，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家伙！因此他每每走到大街上，或者出没于奢华的饭店和舞厅，总是把腰板挂得笔直笔直，把胸脯挺得老高老高，仿佛是天下第一骄子……此刻，他出了偏门，在大街上站稳，伸出手十分规范地压了压松柔的长发，便又转过身，对着还敞开着的那扇门打了个响亮的响指。接着，门洞里露出了一张年轻且妖冶的女人的脸——鬼知道是他“秘书”还是职员什么的——她冲着他莞尔一笑，便把门轻盈地关上了。于是黑暗旋即笼罩了门前这条窄窄的尚无路灯的街面。他把双手插入裤袋，潇洒地迈开了步子，口里十分得意地哼着一首小夜曲……

“郝光……”

蓦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前面一个拐弯角里响起，颤颤的、低低的，且含着淡淡的哀伤。

他站住了。虽不见人影，但他知道是谁。他其实本无站住之意，可还是站住了。

那女人忙从藏身处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头微勾着。夜色埋没了她的脸相，但她那优雅、纤细且柔和如水的曲线却依稀可辨。起初，谁都没说话，仿佛有许多仇恨，有许多哀怨，或者有许多沉重和压抑，俩人对面站着，石雕般地僵固着、沉默着。半晌后，大概她忍受不了这沉闷氛围的碾压之苦，终于用力地抬起头，看了看他那张冷漠的脸，小心地问道：

“郝光，我们能走走么？”

他把头昂高，一派漠视大地的气度：

“对你我已经感到疲倦。”

“那就请你忍耐一下吧……”

“讨厌，老天爷什么时候让我摆脱你的纠缠！”

‘求求你了，好吗？’

‘这是最后一次！’

这条偏远且窄小的街道上，只有稀稀疏疏几个行人在走动往复。郝光和她向前走着，中间隔着宽宽的空隙，这空隙如同大河如同沟壕，把他们的躯体连同他们的灵魂一起残酷地割裂开来。皮鞋与街面碰撞、磨擦，发出了连绵不断的、寂寞且沉闷的响声，又象呼啸的车轮义无反顾地撕扯碾压着她的那还不算脆弱的灵魂。

“我们不能再谈谈吗，郝光？”

“谈吧，随你的便。”

“我、我真的就那么叫你讨厌么？”

“还多说个屁。”

“那、那女人就那么好么？”

“当然，又漂亮又新鲜，比你够味。”

她浑身一阵颤栗，继而是沉默。

“我对你是付出过代价了的呀……”

“得了，什么代价？”

“一个少女的贞洁。”

“你他妈也别忘了，我对你也是付出过代价的。”

“对我？什么代价？”

“钱！你花了我多少钱，你说得清吗？还有，老子郝某带

着你游遍整个中国，这难道还不算代价？凭你祖宗八代的那穷酸相，没有我，你走得出现这座城市半步？逛逛中国，哪一脚不是踩在银子上？”

“不，这无法比，永远无法比。钱花了可以再挣，可是，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只有一次的……郝光，你想过这些吗？你为什么不想呢？”

“妈的，穷哭个屁，见猫尿老子就烦。你能挣钱你就去挣呀，缠着我干嘛？当初，你愿意脱衣，不就是看中了我的钱么？无用的女人总喜欢说什么一次、两次的……贞洁顶个屁用！”

“不，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不是……”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两码事！”

“你、你卑鄙！”

“我卑鄙，我再抱女人的时候我还会说我是第一次！你高尚，你他妈再抱男人的时候，难道你会说你是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吗？”

“你不是人不是人！”

“那你干嘛纠缠鬼？”

那女人嘤嘤地哭了。

于是，他点燃一支烟，悠悠地吐出了一个圈儿，斜眼乜着她，象在欣赏一幕喜剧。

“还有谈的么？说完，图个痛快。”

“那女人又回来啦？”

“你信息灵通。”

“你对她还有兴趣？”

“这不，正去赴约呢。”

这窄狭的街好长，但他们还是到了尽头。终于有一个宽阔的广场迎面扑来。广场周遭有数根水泥路灯杆儿。他们站住了。他双手仍潇洒地斜插在裤袋里，双腿颇有节奏地弹动，带钉的鞋底与水泥路面撞击爆出恐怖的叮当声；他脸上依旧冷漠，近乎于残忍的冷漠。他不看她，却把头又一次高傲地扬起，仿佛那遥远的星星他也可以抬手摸着。而她呢，亦不敢正视他，她畏惧他铁一般无情的脸、霜一般冰冷的眼，因为她毕竟不想在失去一个女人最珍贵的贞操之后，又失去她为之奉献了贞操的男人。但是生活着是最现实的亦是最残酷的，怕抬头就可以挽回一切么？一个月来，她不是这般低垂着曾经骄傲的头向他乞求过一次又一次么？她挽回了什么吗？没有，一点没有，除看到一颗丑恶的灵魂的曝光以外……

“我要走了，拜拜！”他瞟了她一眼，绷紧的脸上出现了一片怪异的笑，“我不愿那个女人等得着急……老子希望这是我们最后的再见！”罢了，他猛地扔掉烟蒂，打了个响亮的响指，吹着悠长的口哨，走了。那神情安然自得，仿佛一切不曾发生。

她急切地抬起头，寻觅着他的背影，目光里织着一片悲哀。她想追过去，给他跪下，乞求他施舍些怜悯，但她终于没有追过去；她张合着涂抹了浓浓口红的嘴，似乎想叫住他，但终于没有发出声音来……蛰伏在她灵魂中沉睡的某种东西好象忽然间醒悟过来了，她不必再作任何努力了，一切将会是徒劳的。于是，眼眶里的白雾凝结成了洁净的雨柱，顺着她美丽的脸颊忧伤地爬动开来。她不知道这泪水是在哀悼她

死去的爱情，还是在怜惜她失去的贞操，抑或在冲刷往昔的耻辱，觅寻着女人人格和尊严的支点……

那时，她的梦是美丽的，象天上飘忽的一缕白云，象晨露里微笑的一株绿叶；那时，她的梦更象一只娇艳的蝴蝶栖歇在那芳草凄凄而又寂静空旷的郊野上，那儿放牛娃的鞭声，那儿村落升腾的炊烟以及蜻蜓洁净透明的小翅，都会给予她无穷无尽的幻想和期待……

那时，她的梦真多，因为她还在做梦的年龄上……

她永远记得那天。

清晨，她静静地坐在草丛中，倾听着小花绽苞青草拔节的如同音乐一般甜美的声音。他来了，突然来了。他闯进了郊野，闯进了她的眼帘，撕碎了她平静的梦。他长得并不英俊，矮了些，瘦了些，但却有男子汉的气质，灼亮的眼睛，恰到好处的高鼻和那微微向上挑起的唇角，都无不给人一种自信的、精明的、百折不挠的印象。

她站起，瞟了他一眼，慌忙逃开了。大自然美妙的玉笛般的声音还在她耳边嘤嘤鸣响。这么早，雾壁四合，晨露清淡，就将离开草坪，虽有些遗憾，但她并不生气，因为大自然并非为哪一个人准备的。

他没追她、没叫她，只是望着她蝴蝶般倏然飞去的背影笑了，笑得自信而诡谲。

又一个清晨，她又一次来到这儿。他亦来了。他大胆地在她身边坐下，挨得极近，又显得那样的自然。但她却有些害怕，似乎预感到了某种危害的迫近。她想挪挪身子，但终没有力量挪动。于是，便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于是，她便朦

朦胧地感到她无数次梦幻中憧憬的、在这儿等待的就是他。而后低低地勾下了头，摆弄起脚下的小草，许久，许久，企图凭藉这些下意识的动作来平缓、调剂内心里的激动和羞臊感。

“好笨拙的掩饰。”他说话了。典型的男中音。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她腼腆地答道，声音柔柔的，带点儿颤悠。

“可我认识你，一个喜欢在郊野孤独沉思的女孩。”

“我只爱幻想，从不沉思。沉思太累太累。”

“但你常常双手托着下巴看鸟飞草长……”

“常常……？”

“在你的背后，站得远远的。”

“看少女做梦的男人，不好。”

“你太美，让我想到了女神。”

于是，她心里象灌满了蜜，甜甜的，溶了人也溶了心。她感到了一种满足。这可是她第一次听到一个大胆的男人对她的赞美呀。一缕红云腾起，漫到了耳根。

“你也喜欢这郊野？”

“这里，能叫人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你、你是干什么的？诗人吗？”

“难道只有诗人才懂得这些？”

“对不起。”

“姑娘们总是这么认真。”

“可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的职业。”

“你看呢？”